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文
库



智囊

吕夷简
涂阶

东海钱翁

御史台老隶

范蠡
姚崇

苏轼
白起祠

唐御史
孙臆

〔明〕冯梦龙 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文 库 】

珍 藏 版

智
囊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囊/(明)冯梦龙编.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3. 1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第2辑/佟维学主编)

ISBN 7-5418-1948-4

I. 智… II. 冯… III. 笔记小说—中国—明代 IV. H1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483 号

策 划 ☐ 忠 平 责任编辑 ☐ 晓 平 封面设计 ☐ 陈 非

出版发行 ☐ 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市长安北路 32 号,邮编:710061)

网 址 ☐ <http://www.sxlycb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电脑制作 ☐ 云鹤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280

印 数 ☐ 1-5000

定 价 ☐ [全 40 册] 792.00 元

ISBN 7-5418-1948-4/G · 520

前 言

《智囊》一书是明末文坛泰斗、我国古代颇具影响的文史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一部享有盛名的类书。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予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笔名还更多。他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

《智囊》一书是冯梦龙在明熹宗天启六年(1625年)的闲暇之余采摭当时仅见的一些稗官野史、小说大观以笔记丛谈等古代文献中有关智慧的各种故事、传说,加以分类排比,编辑而成的。全书可以“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等10在部分和“见大”、“知微”、“得情”、“威克”、“委蛇”、“灵变”、“辩才”、“不战”、“贤哲”、“狡黠”等28卷,思想内容的丰富多彩和社会价值的博大精深是《智囊》一书最为突出的两个特点。此外,由于《智囊》一书大多取材于古人对当时社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传闻的真实记录,同一些舞文弄墨的好事者们恣意杜撰的神话、演义之类的无稽之谈大异其趣,因此,该书又可作为治文史者学习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史料,并可弥补和纠正正史中的某些不足和失误。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智囊》的编者冯梦龙对本书注放了极大热情。每当一则故事叙述完毕以后,他都要在夹叙夹议中对其进行一番深刻的剖析和评论。其中既有对明朝末期和历代统治者囊政害民等腐败行为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也有对世俗偏见和腐儒滥调的辛辣讥讽和谴责;既有对真善美的情底讴歌,也有对歪理斜说的愤怒和鞭挞,集中表现了冯梦龙愤世嫉俗和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因此本

书又是研究冯梦龙政治思想和内心世界的重要资料。

《智囊》是一部值得欣赏和收藏的古典名著,深受名人学士喜爱。鉴于此我们编译这本精选版,以供广大读者学习。我们的译文尽可能忠于原著,不加删改。但对于原文中需要解释的职官、典章、古地名,我们在译文中予以串讲,不再另外注释,以省去读省翻检之劳,也使译文意思更畅达易懂。从这一角度来看,译文已不完全是直译,而是据史料加以增补的意译。

编者

2003 年 1 月

目 录

吕夷简	(1)	汉昭帝	(34)
白起祠	(3)	戚贤	(36)
处继迁母	(4)	钱元懿	(37)
李沆	(6)	刘晏	(37)
辞连署辞密揭	(7)	义船	(40)
程琳	(9)	董博霄	(42)
刘晏	(10)	苏轼	(43)
吕文靖	(11)	苏州堤	(47)
裴宽李祐	(12)	丁晋公	(48)
东海钱翁	(14)	贺盛瑞	(49)
御史台老隶	(15)	徐阶	(56)
甲杖库火	(16)	习射习骑	(60)
裴晋公	(17)	唐御史	(62)
吴履叶南岩	(18)	张楚金	(62)
赵豫	(19)	边郎中	(63)
蒋恭靖	(20)	解思安狱	(65)
夏翁尤翁	(22)	尹见心	(66)
隰斯弥	(23)	高子业	(68)
穆牛	(25)	杨评事	(70)
范蠡	(26)	杨茂清	(71)
姚崇	(29)	藏金	(74)
李泌	(32)	裴子云赵和	(75)

奉使者	(78)	御史失篆	(135)
周文襄	(79)	救积泽火	(136)
维亭张小舍	(80)	窖石	(137)
苏无名	(82)	尹见心	(138)
千里急	(85)	怀丙	(139)
京师指挥	(87)	功德碑	(139)
向敏中	(89)	马圉中牟令	(140)
吉安老吏	(92)	诸葛恪	(142)
吴复	(94)	孙臬	(144)
蒋恒	(95)	赵奢	(145)
马光祖	(97)	周访	(147)
范纯仁	(99)	唐太宗	(148)
刘宗龟	(100)	李靖	(152)
郡从事	(102)	刘锜	(154)
徽商狄	(104)	韩世忠	(158)
临拇令	(106)	曹玮	(159)
江点	(107)	刘江	(161)
宗威愍	(109)	吴成器	(164)
陈星卿	(113)	江东桥	(165)
段秀实孔镛	(115)	用间	(170)
杨一清	(122)	种世衡	(171)
东方朔	(124)	孔镛	(174)
李允则	(126)	浮梁	(179)
杨倭漆	(127)	韦孝宽	(180)
张循王老卒	(129)	羊侃杨智积	(181)
张佳胤	(132)	王稟守城	(183)

任瑰	(185)	邹仆妻	(201)
乐羊子妻	(187)	沈小霞妾	(202)
赵括母柴克宏母 ...	(189)	蓝姐	(204)
董氏	(191)	李成梁夫人	(206)
许允妇	(192)	永嘉舟子	(206)
王佐妾	(194)	窦义	(208)
李侃妇	(196)	种氏取虎	(212)
窦女	(197)	陈五	(214)
王翠翘	(198)	易木	(215)

吕夷简

【原文】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差，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于夏竦尤极诋诉。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不死，北走胡矣。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孥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冢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人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译文】

宋仁宗因长期患病而不理朝政，有一天他的病有了好转，想要面见执政，坐于便殿，急诏中书门下和枢密二府。吕许公夷简听到诏令以后，过了一刻时间才起身前往，同僚们都催他快速行走，但他仍慢步自若。入殿拜见以后，仁宗说：“久病初愈，很想和你们相见，你为何珊珊来迟？”夷简从容答道：“陛下有病，朝廷内外都很忧虑，一旦忽诏大臣，臣等如奔跑来见，恐人惊慌。”仁宗认为这正是当宰相的体派。

庆历年间，石介撰写了《庆历圣德颂》，文中对执政大臣的褒贬不一，而对夏竦的诋毁和斥责特别严厉。不久，党人之议兴起，石介得罪而被免官放归，死于家中。适逢山东单子孔直温阴谋叛乱，有人说直温曾在石介处学习过，于是夏竦就说石介未死，而是向北进入胡人之中。仁宗下诏把石介之子押解到江淮，又派宦官和京东刺史打开石介的棺材查验虚实。这时吕夷简任京东转运使之职，他对宦官说：“如果打开棺材，空无一物，石介果然北走入胡，即使满门



抄斩也不为过。万一石介真死，朝廷无故挖人坟墓，这是不能昭示后代的。”宦官说：“但是怎样才能应付圣旨呢？”夷简说：“如果石介真死，必有为他棺殓之人，另外内外亲族

及参加丧礼的门生，也当有数百。至于置办和扛抬棺柩，必然会用出卖凶具的商市之人，现在把这些人全部召采审问，如果没有不同说法，那就让他们都写下军令状，以保了结，这也是足以应付诏令的。”宦官照此办理，入京上奏以后，仁宗也悟出这是夏竦的潜毁。不久下诏，释放石介妻子，令其还乡。

白 起 祠

【原文】

贞元中，咸阳人上言见白起，令奏云：“请为国家捍御四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败去。德宗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起为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天’。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将解体矣。且立庙京师，盛为祷祝，流传四方，将召巫风。臣闻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葺，则不至惊人耳目。”

【译文】

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咸阳城有人向皇上说他见到战国时秦将白起，命他启奏皇帝：“请皇上注意为国家捍卫边疆，正月里吐蕃（青藏高原古民族名）人将要大举入侵。”过了不久，吐蕃人果然来犯，后被打败退去。德宗将这人的话信以为真，想在京都为白起立庙，赠封白起为司徒。大臣李泌奏遭：“臣听说，‘国家要兴旺，须听百姓言’的话。现在将帅们击败吐蕃立下功勋，可是陛下却去褒奖一个前朝死人白起，臣担心边关将士们知道了会军心涣散的。何况，在京都立庙宇，大搞祝祷仪式，流传到全国去，必将引起巫风大盛。臣听说杜邮县白起自杀处有座白起的旧祠，请陛下敕令当地府县把它修葺一下，这样不至于惊起百姓的过分注意。”

处继迁母



【原文】

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人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愿分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益坚其叛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即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子竟纳款。

【译文】

李继迁骚扰西部边境，保安军奏说获得了继迁之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寇准时任枢密使，便单独把他召来，与之商议。寇准退出后来到相府，吕端对他说：“皇上是否告诫你不要把所谈之事告诉吕端？”寇准说：“没有。”遂把商议之事述说了一遍。吕端说：“如何处置？”寇准说：“准备把继迁之母杀死在保安军北门之外，用以惩戒叛逆元凶。”吕端说：“如果真要如此处置，并不是好的计策。”当即入宫面奏太宗说：“以前项羽想油烹刘邦之父太公，商祖刘邦愿分饮一杯肉汤。凡举大事的人都不顾忌他的亲属，何况继迁是个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天把他母杀了，明天是否就可擒获继迁呢？如果不能，那就只会白白结怨，更加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太宗说：“那该怎样处理才好？”吕端说：“以臣愚见，应该把她安置延州，优礼接待，用以招来继迁，即使他不能当即归降，也始终可以拴住他的心，而他母亲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太宗拍手称赞说：“要不是卿、几乎贻误了我的大事。”其后继迁之母病死延州，到继迁死后，他的儿子竟派人议和。



李 沆

【原文】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吁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语曰：‘外宁必有内忧。’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则知忧而治之。沆死，子必为相。遽与虏和亲。一朝疆场无事，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常怀忧惧。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歿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殿，搜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译文】

李沆担任宰相之时，王旦参知政事。这时因西北地区战事吃紧，所以他们寝食不安。王旦感叹地对李沆说：“我们如何才能使天下太平，得以闲游无事呢？”李沆说：“多少有些忧虑辛勤，足以使人引为警戒，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情。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就好像人生了疾病，经常能够看见，就会引起担心而给予治疗。我死以后，你必任宰相。也必定会与夷狄和亲。一旦疆场无事，恐怕君主就会逐渐产生奢侈之心。”王旦对此话并不以为然。后来李沆每天又把天下发生的水旱盗贼以及不孝恶逆之事，向皇上奏告，皇上看到后脸色大变，很不高兴。王



旦认为这些琐碎小事不必让天子知道，使他烦恼，况且丞相们每次在上奏不好的事情以后，都会引起天子的不满。李沆说：“天子年少，应当让他知道天下的艰难，经常心怀忧惧，不然的话，血气方刚，不注意而留心声色狗马，那么土木兴建以及封禅祈祷等事，就会从此而生。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看到这些，但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执政们所忧虑的。”李沆死后，宋真宗既已与契丹讲和，西夏归附以后，便封禅泰山，在汾水铸祠，大肆营建宫殿，召集儒者讲论散佚的经典，没有空闲的日子。王旦亲见执政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要进谏，却已得到了天子的认可，打算辞职不干，但天子却优礼相待。这时他才体会到了李沆有先见之明，深有感触地说：“李文靖真是一位圣人。”

辞连署辞密揭

【原文】

宪宗嘉祐群议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之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遂不奉诏。

上御文华殿，召刘大夏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以揭帖密进。”大夏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默敕之类也。陛下所行，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与众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视为常规，万一匪人冒居要职，亦以此行之，害可胜言！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译文】

唐宪宗李纯嘉许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之职担任中书舍人的崔群为人正直，命令翰林学士从现在起向朝廷奏事必须有崔群一同署名，然后才能上报。崔群说：“翰林院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后世作为依据而沿用。一定要这样的话，如果以后万一有阿谀媚上的人主持翰林院，就会援引陛下要求翰林奏事必须由中书舍人连署的先例，这样就开了外廷官员参与内迁翰林奏事之例，那样，翰林学士就再也无法直接向陛下进言了。”于是，这一诏令没有执行。

明孝宗朱祐樞在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他：“寡人遇到不好办的事情，常常想召卿进官来商量一下，又觉得不是卿所在部门的事情，就又作罢了。今后，卿以为有哪些事情该去做或者该停止，卿可以写成便函的揭帖形式秘密呈送进来。”刘大夏回奏说：“臣不敢这样办。”皇上问道：“这是为什么呀？”刘大夏说：“前朝李孜省借特许密封奏请之机，与宦官内外勾结干预政事的例子应引为鉴戒。”皇上说：“卿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岂能和李孜省营私舞弊的行径相比呢？”刘大夏说：“臣下以便函式的揭帖秘密呈进，朝廷以揭帖来秘密处理政事，这其实是和唐中宗不经外廷机构而直接下达墨敕、斜封文书为标记交中书省办的情况相类似。

陛下的行为,远处应当向古代圣明的帝王学习,近处应当向列祖列宗学习,是非的处理要公开化,与众臣共同商议决定,朝廷外的事交给各府各部去办,朝廷内的事向主持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们征求意见。如果采用揭帖之法,时间一长,就被认为是常规。万一有坏人盘踞了重要职位,也用这种方式秘密行事,其危害之大就没法说了!这一办法决不能成为后世效法之举,臣故不敢效命服从。”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孝宗都经常称赞刘大夏的意见很好。



程 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大麦纆绢纳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惟惟,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